

避免折腾、少走弯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现代农业的组织基础,因此一要着眼于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新型农民;二要着力于提高农业效率,地要增效、人要增收。在我国国情下,建设现代农业的根本目的,是要富裕农民、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因此要把功夫用在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上,切不可搞那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农业现代化,必须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支撑,反之也一样,农业现代化持续滞后,最终必将拖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进程。因此,要在“四化”协调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并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解决好“三农”问题,使城乡人民共建同享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成果。

不可低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难度*

刘树成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这个指标更加贴近百姓生活,首次将其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意义。这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要求;体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的要求;体现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

媒体上有观点认为,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并不难。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多次提出和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当时曾用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现在,再次提出国内生产总值翻番,也一定会实现。而与此同时,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那么,只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番,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也就会同步实现,这并不难。从数据上看,要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扣除价格因素),2011—2020年的10年内需要其年均增长7.2%。对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考虑到2011年已比上年实际增长8.4%,2012年前三季度已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9.8%(假设2012年全年亦增长9.8%),那么,今后8年仅需其年均增长6.7%即可实现翻番。对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说,考虑到2011年已比上年实际增长11.4%,2012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已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2.3%(假设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年亦增长12.3%),那么,今后8年仅需其年均增长6.04%即可实现翻番。6.7%和6.0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现翻番的这两个增速并不很高,实现起来并不难。

笔者认为,到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可以实现,但却具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而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第一,“同步”问题。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要求其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同步。但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历史情况看,二者并不同步。在大多数年份里,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79—2011年的33年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就有25年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就有26年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3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3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43%,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5个百分点。在这种背景情况下,今后要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保持同步,是具有一定难度的。

* 刘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

第二,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问题。就过去33年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来说,分别为7.37%和7.43%,并不算低。但这是在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9%的情况下实现的。今后,由于国内外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要下降,比如说下降到7%。而如果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按照过去33年的历史情况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5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就要下降到4.5%,这就难以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了。

第三,“跑赢”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前三季度累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增长12.3%;均“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7.7%的增速。与此同时,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名义增长10.9%,扣除价格因素也“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国内生产总值分配结构的角度看,分为三大主体:企业、政府、居民个人。如果居民个人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都“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那么,企业收入增速就必定“跑输”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果然,2012年前三季度累计,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速呈现出负增长,为-1.8%。居民个人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双双“跑赢”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是以企业收入的增速大大“跑输”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代价的,这是难以持久的。

第四,“提高两个比重”问题。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在要求其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同步的情况下,还要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而长时间来,这两个比重是下降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2000—2008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53.3%下降到47.6%,下降了5.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67.5%下降到58.3%,下降了9.2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则由14.5%上升到19%,上升了4.5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7.9%上升到22.7%,上升了4.8个百分点。今后,要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的比重,是让政府收入还是让企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呢?这就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重新调整了。

第五,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问题。综合上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要比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难度更大。这不仅涉及到经济总量和速度问题,而且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构调整问题,涉及到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这就要求通过一系列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的措施,为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提供长效机制。

在收入初次分配领域:(1)首先要明确,生产是分配的基础,不能只就分配论分配。从宏观上看,国内生产总值的形成是整个分配的物质基础。经济总量“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如果没有“蛋糕”的适度做大和质量做好,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从微观上看,企业是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础。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相关的财政支持政策、金融支持政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这是提高居民人均收入的最根本的环节。(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特别是企业工资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相适应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健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最低工资政策,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3)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扩大就业数量,改善就业结构,推进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以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4)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促进农民勤劳致富、增产增收。(5)深化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与整个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6)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产品市场改革、证券市场改革、征地制度改革、住房租赁市场改革等,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地租和其他财产收入。

在收入再分配领域:(1)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适当地给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减税(包括削减收入初次分配中的生产税和再分配中的所得税等),使企业有能力给劳动者增加工资。(2)减轻居民税收负担。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税基。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已提出多年,应尽快推出和实施。(3)改革科研写作成果的稿酬扣税方法。尽快改变科研人员多年辛辛苦苦完成的写作成果,只按最后出版的一个月计算稿酬和扣缴税收的不合理规定。(4)对低收入群体和社会上需要救助者增加转移支付。提高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农村扶贫标准等。国家财政既要减收又要增支,再考虑到以往“经济高增长、财政高增收”的格局已经结束,今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必然会对财政收入增长产生影响,这样,财税工作所面临的难度是很大的。

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依靠制度创新*

刘 伟

经过新时期以来近 34 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 9.8% 左右的增长,到 2012 年末 GDP 总量有望达到新时期初的 24 倍(按不变价),突破 52 万亿元(按现行价),按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 8 万亿美元以上,占全球 GDP 比重达 10% 以上。人均 GDP 实现了年均 8.75% 左右的增长,到 2012 年末将达到新时期初增长的近 17.35 倍(按不变价),超过 3.8 万元(现行价),按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 5800 美元以上,进入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阶段。

这一阶段的经济面临两种可能:一是在不长的时期里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当代世界到 2011 年末,人均 GDP 达到 12000 美元(高收入量的标志)的国家共有 66 个,这 66 个国家先后在上世纪后半叶和本世纪前十年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 12 年左右的时间。二是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无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即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诸如历史上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以及目前的“中东北非危机”等。当代世界在 2011 年末,人均 GDP 达到中等收入水平(4000 美元)但又低于 12000 美元的国家共有 47 个,包括我国在内,都面临这两种可能。尽管对于何谓“中等收入”有不同认识,是以绝对水平还是以相对水平作为划分根据有不同看法,但是包括“中等收入”、“高收入”、“现代化”等都是历史的范畴,都只能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相互比较中所达到的水平,并不是孤立绝对的数字体现,划分发展阶段除考虑这种历史发展的相对性外,重要的还在于考虑 GDP 水平的同时,要考虑经济结构的演进高度。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经济规模上,实现 GDP 总量较 2010 年翻一番,突破 80 万亿(按 2010 年不变价),只要年均增长率达到 7.2% 左右即可实现;人均 GDP 同样翻一番,达到人均 6 万多元,近 1 万美元(按目前汇率),只要总量倍增的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前些年的水平上即可(5‰ 以下);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2010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 万多元,翻一番即近 4 万元(不变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近 6000 元,翻一番即为 1.2 万元(不变价),只要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与 GDP 增速同步,同时城乡差距至少不再扩大,就可以实现。在经济结构上,实现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即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到 2020 年,按当代国际现代化标准,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我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加速发展阶段,到 2020 年实现工业化目标在发展速度上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提升水平,即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农业现代化的

* 刘伟,北京大学,邮政编码:100871。